《斗牛》

 晦涩的幽默，真实的生活

——浅评《斗牛》主题内涵

《斗牛》是中国首部战争喜剧片，影片以一种“黑色幽默”的表现方式，把那个战争年代的人性尴尬和悲惨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影片以记忆般的黑白色调贯穿于故事的始终，在色彩的处理和主题的表现上与之前姜文的《鬼子来了》存在着较大的一致性。导演透过“喜剧”的外在言行，以个体人物的命运探究一个民族的时代根基，压抑与沉闷的历史环境折射出的是一个危难民族的苍凉和苦衷。

　　色彩的单调不仅给人一种视觉上的疲劳，同时也暗含着那个时代人们思想的单纯和精神世界和匮乏。影片开头灰暗的色调，空荡荡的村庄，以及牛二带着恐惧的呼喊声，与后来回忆中热火朝天的村庄和喧闹的村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这一对比在影片中多次出现。牛儿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，在他的身上体现出了浓厚的质朴和妥协，他作为那个年代千千万万个农民的缩影，在性格和心理上具有较强的典型性。他为了完成一种使命，竭尽全力去保护“八路牛”，他把这头牛看成是九儿，看成自己心里一直装着的一个让他很难接近的女人，牛儿把人与牛的情感疏离渐渐地拉近，甚至过度到彼此的不相离弃，这就让我们更少的去体现战争带来的悲惨。

　　荷兰奶牛是以“八路牛”的身份被神圣化的，即使全村人惨遭日寇屠戮，这头“八路牛”却安之若素，甚至成了牛二的精神寄托和唯一伴侣。泼泼辣辣的九儿已经不在了，但还好，还有一头牛，一头像九儿一样有着怪脾气的牛，自始至终，朝夕陪伴在牛二的身旁，祖传的银镯成为牛的鼻环，无意中的“牛二之墓”摆写成“二牛之墓”，那也就意味着，天荒地老，再不分离。

《斗牛》用小农意识曲径通幽的玩了一把市民理念的宣泄。他与“八路牛”之间的生活琐碎和沟通障碍充斥着较强的喜剧性元素，这具有明显的“黑色幽默”。影片中不断出现的对过去美好生活的闪回，一方面是对影片单线条叙事的弥补，一方面它也起到了和现实生活的对比作用。战前的生活是生动的，幸福的，战后的世界是冰冷的，残酷的。奶牛有它的象征意义，它的出现本身就于战争不符，西方的奶牛也与中国农村格格不入，这么一个突兀的生物，有一定的荒诞效果对于战争的一种戏谑，也让人不自觉就有一种跳出感，反思镜头之后的战争，人性。同时，奶牛也有它的现实意义，那就是象征着中国人民，正是它哺育了八路军，可是中国人民是软弱的，不论流民，草寇，日本兵，谁占有了它都能挤它的奶喝，有的人喝了它的奶还不够，还要鱼肉百姓宰杀他，但中国人民又是顽强倔强的，它能够以各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存活下来，有种打不死的精神。

　 中华民族的“劣根性”在剧中表现的尤为明显。在受到日军的扫荡后，他们所做的不是一种竭力反抗，而是只顾自己，甚至相互掠夺。不得不强调的是影片的总给人一种苦笑不得之感，笑在牛二无赖一样的说话腔调，哭在处处的惨烈以及人与牛的真情。牛儿借鬼子的地雷炸死想杀牛的难民，完全都是巧合，并非本意，这和导演不想塑造他成为一个英雄有关，因为在这个故事背景下，牛儿是一个被历史的偶然遗留下来的意外，没有成为英雄人物的动机。甚至会感到微微有些伤感，人所依凭的情感是如此微薄又如此雄厚，几乎没有办法被打到。人可以做的事情是如此卑微，和一头牛相守一生，人所做的事情又如此伟大，他有自己所坚持的价值观，言而有信。

　　与牛儿相比，九儿并非一个自怨自艾的人，她时时刻刻都在努力争取着自己的权利。这种争取并非是有革命意识的争取，而是生存的一种本能。这一点，从莫言的小说中也可以找到影子。她大胆泼辣，在男人堆里丝毫不怯懦，反而提高嗓门大胆地呵斥，而且还鼓动村里的其他外姓人一起来争取。当然，这种“鼓动”是无意识的，带点“唯恐天下不乱”的狡黠心理。这是无法与张艺谋的电影《红高粱》比肩的。但导演管虎也并非有让九儿或者牛二有这种先进的思想，他的目的是还原大多数农民的思想。这一点却和《鬼子来了》里姜文的想法类似。这不是抄袭，也不是借鉴，而是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小说精神的继承。当如今满目都是情爱青春伤痛无病呻吟文学泛滥的时候，还有人，将八十年代的那种精神捡拾起来，融汇成一部电影，悲中有喜，喜中有悲。细细读来，确实让人留有余味，故事更是娓娓道来，意蕴悠长。

　　如何反省一场战争，反省一个时代，纪念一种精神，反思一个民族，《斗牛》做的仅仅是一小点。在追求形式美追求得疯狂的时代，在无病呻吟的时代，在尔虞我诈的时代，在充斥着色情凶杀乱伦的无数教材的时代，幸好，我们还有《斗牛》。管虎完美的跳出了国产电影的窠臼，这是一次大胆的创新，更是一种责任的完满，《斗牛》确实是一场好戏！